

朱自清 叶圣陶

●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

河南教育出版社



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

叶圣陶 朱自清 著

河南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郑州

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

叶圣陶 朱自清著

责任编辑 刘健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0.625印张24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47-0268-2/G·234

定价 4.50元

出版者前言

叶圣陶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教育家。他们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深感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应该掌握阅读各类文章和书籍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抗日战争爆发，两位老朋友辗转西南各地，直到1940年夏才在成都见面，于是合作撰写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这两部书。称作“举隅”当然是作为范例的意思，供教师指导阅读和学生自己阅读的时候“举一反三”。两部书曾编入《国文教育丛刊》，由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出版。

《精读指导举隅》选了六篇文章作例，即欧阳修《泷冈阡表》、鲁迅《药》、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胡适《谈新诗》(节录)、柳宗元《封建论》、蒋中正《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都是当时教科书里常见的，现在重印，略去了最后一篇。因为是“精读”指导，贵在“纤屑不遗，发挥净尽”。卷首的

《前言》阐述了“通读全文”、“认识生字生语”、“解答教师所提示的问题”等预习步骤；以及“吟诵”、“参读相关的文字”、“应对教师的考问”等复习方法。每篇选文后面都有“指导大概”，如何分析文篇，如何提示问题，如何进行讨论，都作了详尽的指导。

《略读指导举隅》选了七部书作例，其中《孟子》、《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胡适文选》四部，适合于高中学生阅读；《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呐喊》、《爱的教育》三部，适合于初中学生阅读。卷首有《前言》，概述教师指导略读应做的各项工作，如选择版本，阅读序目，运用参考书籍的指导等；随后是各部书的“指导大概”，根据各书的内容与文体，作具体的指点，“提纲挈领，期~~其~~自得”。

精读与略读同样重要，古人“譬之兵家战争”，谓“精读如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略读如看书，则攻城争地，开拓土宇者也”。叶朱两位先生的这两种书，既是教师教学的借鉴，也是学生自学的门径，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绝版已四十余年了，现在重为一册修订重印仍有实用和研究价值。

在《精读指导举隅》中，鲁迅《药》、胡适《谈新诗》（节录）、柳宗元《封建论》等三篇是朱先生写的，其余三篇以及《例言》和

《前言》，是叶先生写的；在《略读指导举隅》中，《〈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胡适文选〉指导大概》等三篇是朱先生写的，其余四篇以及《例言》和《前言》，是叶先生写的。台北市文化图书公司1966年3月版《朱自清全集》中，收录了《〈孟子〉指导大概》、《〈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爱的教育〉指导大概》、欧阳修《泷冈阡表》、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是错误的。

现经杜草甬先生重新编辑整理，将两书合为一册出版。在编辑过程中，杜草甬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他病危期间，他还念叨此书的出版。叶至善先生、商金林先生对此书提了很宝贵的意见，杜草甬先生的爱人杨瑷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8年4月

目 录

精读指导举隅

1. 出版者前言
1. 例言 朱自清
3. 前言 叶圣陶
17. 欧阳修《泷冈阡表》指导大概 叶圣陶
40. 鲁迅《药》指导大概 朱自清
67.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指导大概
..... 叶圣陶
94. 胡适《谈新诗(节录)》指导大概 朱自清
116.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朱自清

略读指导举隅

139. 例言 朱自清
141. 前言 叶圣陶
158. 《孟子》指导大概 叶圣陶
181. 《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 叶圣陶
212.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朱自清
244.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 朱自清
271. 《呐喊》指导大概 叶圣陶
304. 《爱的教育》指导大概 叶圣陶
326. 编后记 杜草甬
328. 附记 杨 瑰

例　　言

- 一 本书是郭子杰馆长委托我们写的，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
- 二 本书专重精读指导，书中选了五篇文作例子。计叙述文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小说也是叙述文的一种，抒情文一篇，说明文一篇，议论文二篇；其中《泷冈阡表》和《封建论》都是教科书里常见的，……
- 三 本书没有选诗歌。如《谈新诗》一篇的《指导大概》里谈的都是诗歌；诗歌的指导方法大致不外乎此。
- 四 本书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学教师说的。我们力求各项建议切实可行，而且相信如此。我们知道事实上能作到《前言》里所说各项的还不太多，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达到那些标准。那些标准决不只是理想的。
- 五 本书各篇《指导大概》是用教师的口气

向学生说的。我们所注重是分析文篇提示问题，因而进行论。《前言》的第三项有详细的说明，五篇《指导大概》便是实例。这五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我们可并不是说“指导”就由教师一个人这样从头至尾演讲下去。

“指导”得在讨论里。讨论时自然有许多周折，有许多枝节。但若将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自然该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这五篇《指导大概》就是这种报告。倘使各位教师能细心研读我们的报告，能采纳这些报告里分析文篇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应用在别的文篇的精读指导里，郭馆长和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六 本书各篇，我们虽都谨慎的用心的写出，但恐怕还有见不到的错误。盼望各位教师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前 言

在指导以前，得先令学生预习。预习原很通行，但是要收到实效，方法必须切实，考查必须认真。现在请把学生应做的预习工作分项说明于下。

一 通 读 全 文

理想的办法，国文教本要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的，供学生预习用；一种是分段落，加标点的，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这当然办不到。可是，不用现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那就可以在印发的教材上不给分段落，也不给加标点，令学生在预习时候自己用铅笔画分段落，加上标点。到上课时候，由教师或几个学生通读，全班学生静听，各自拿自己预习的成绩来对勘，如果自己有错误，就用墨笔订正。这样，一份油印本就有了两种本子的功用了。现在

的书籍报刊都分段落，加标点，这从著者方面说，在表达的明确上很有帮助；从读者方面说，阅读起来可以便捷不少。可是，练习精读，这样的本子反而把学者的注意力减轻了。既已分了段落，加了标点，就随便看下去，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分，这样点，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常情里，恰恰错过了很重要的练习机会。若要不放过这个机会，惟有令学生用一种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预习，在怎样分段、怎样标点上用一番心思。预习的成绩当然不免有错误，然而不足为病。除了错误以外，凡是不错误的地方都是细心咬嚼过来的，这将是终身的受用。

假如用的是现成教本，或者虽用油印教材，而觉得只印文字颇有不便之处，那就只得退一步设法，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对于分段标点作一番考核的工夫。为什么在这里而在那里分段呢？为什么这里该用逗号而那里该用句号呢？为什么这一句该用惊叹号而不该用疑问号呢？这些问题，必须自求解答，说得出来所以然来。还有，现成教本是编辑员的产品，油印教材大都经教师加工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岂能完全没有错误？所以，不妨再令学生注意，不必绝对信赖印出来的教本与教材，最要紧的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读下去，看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段，这样标点。

要考查这一项预习的成绩怎样，得在上课时候指名通读。全班学生也可以借此对勘，订正自己的错误。读法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吟诵，一种是宣读。无论文言白话，都可以用这两种读法来读。文言的吟诵，各地有各地的调子，彼此并不一致，但是都为了传出文字的情趣，畅发读者的感兴。白话一样可以吟诵，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差不多，按照国语的语音，在抑扬顿挫表情传神方面多多用工夫，使听者移情动容。现在有些小学校里吟诵白话与吟诵文言差不多，那是把“读”字呆看了。吟诵白话必须

按照国语的语音，国语的语音运用得到家，才是白话的最好的吟诵。至于宣读，只是依照对于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这两种读法，宣读是基本的一种，必须理解在先，然后谈得到传出情趣与畅发感兴。并且，要考查学生对于文字理解与否，听他的宣读是最方便的方法。比如《泷冈阡表》的第一句，假如宣读作“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就显然可以察出，读者对于“皇考”，“崇公”，“卜吉”，“六十年”与“卜吉于泷冈”的关系，“始”字“克”字“表”字及“非”字“敢”字“缓”字缀合在一起的作用，都没有理解。所以，上课时候指名通读，应该用宣读法。

二 认识生字生语

通读全文，在知道文章的大概，可是要能够通读下去没有错误，非先把每一个生字生语弄清楚不可。在一篇文章里，认为生字生语的，各人未必一致，只有各自挑选出来，依赖字典辞典的翻检，得到相当的认识。所谓认识，应该把它解作最广义。仅仅知道生字生语的读音与解释，还不能算充分认识；必须熟悉它的用例，知道它在某一种场合才可以用，用在另一种场合就不对了，这才真个认识了。说到字典辞典，我们真惭愧，国文教学的受重视至少有二十年了，可是还没有一本适合学生使用的字典辞典出世。现在所有的，字典脱不了《康熙字典》的窠臼，辞典还是《辞源》称霸，对学习国文的学生都不很相宜。通常英文字典有所谓“求解”“作文”两用的，学生学习国文，正需要这一类的

国文字典辞典。一方面知道解释，另一方面更知道该怎么使用，这才使翻检者对于生字生语具有彻底的认识。没有这样的字典辞典，学生预习效率就不会很大。但是，使用不完善的工具总比不使用工具强一点；目前既没有更适用的，就只得把属于《康熙字典》系统的字典与称霸当世的《辞源》将就应用。这当儿，教师不得不多费一点心思，指导学生搜集用例，或者搜集了若干用例给学生，使学生自己去发见生字生语的正当用法。

学生预习，通行写笔记，而生字生语的解释往往在笔记里占大部分篇幅。这原是好事情，记录下来，印象自然深一层，并且可以备往后的考查。但是，学生也有不明白写笔记的用意的；他们因为教师要他们交笔记，所以不得不写笔记。于是，有胡乱抄了几条字典辞典的解释就此了事的；有遗漏了真该特别注意的字语而仅就寻常字语解释一下拿来充数的。前者胡乱抄录，未必就是那个字语在本文里的确切意义；后者随意挑选，把应该注意的反而放过了；这对于全文的理解都没有什么帮助。这样的笔记交到教师手里，教师辛辛苦苦地把它看过，还要提起笔来替它订正，实际上对学生没有多大益处，因为学生并没有真预习。所以，须在平时使学生养成一种观念与习惯，就是：生字生语必须依据本文，寻求那个字语的确切意义；又必须依据本文相类和不相类的若干例子，发见那个字语的正当用法。至于生字生语的挑选，为了防止学生或许会有遗漏，不妨由教师先行尽量提示，指明这一些字语是必须弄清楚的。这样，学生预习才不至于是徒劳，写下来的笔记也不至于是循例的具文。

要考查学生对于生字生语的认识程度怎样，可以看他的笔记，也可以听他的口头回答。比如《泷冈阡表》第一句里“始克表于其阡”的“克”字，如果解作“克服”或“克制”，那显然是没

有照顾本文，随便从字典里取了一个解释。如果解作“能够”，那就与本文切合了，可见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但是还得进一步研求：“克”既然作“能够”解，“始克表于其阡”可不可以写作“始能表于其阡”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凭直觉回答说，“意思也一样，不过有点不顺适”，那是不够的。这须得研究“克”和“能”的同和异。在古代，“克”与“能”用法是一样的，后来渐渐分化了，“能”字被认为常用字，直到如今，“克”字成为古字，在通常表示“能够”意义的场合上就不大用它。在文句里面，丢开常用字不用，而特地用那同义的古字，除了表示相当意义以外，往往还带着郑重、庄严、虔敬等等情味。“始克表于其阡”一语，用了“能”字的同义古字“克”字，见得作者对于“表于其阡”的事情看得非常郑重，不敢随便着手，这正与全文的情味相应。若作“始能表于其阡”，就没有那种情味，仅仅表明方始“能够”表于其阡而已。所以直觉地看，也辨得出它有点不顺适了。再看这一篇里，用“能”字的地方很不少，如“吾何恃而能自守邪”，“然知汝父之能养也”，“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故能详也”，“吾儿不能苟合于世”，“汝能安之”。这几个“能”字，作者都不换用“克”字，因为这些语句都是传述母亲的话，无须带着郑重、庄严、虔敬等等情味；并且，用那常用的“能”字，正切近于语言的自然。用这一层来反证，更可以见得“始克表于其阡”的“克”字，如前面所说，是为着它有特别作用才用了的。——象这样的讨究，学生预习时候未必人人都做得来，教师在上课时候说给他们听，也嫌烦琐一点。但是简单扼要地告诉他们，使他们心知其故，还是必需的。

学生认识生字生语，往往有模糊笼统的毛病，用句成语来说，就是“不求甚解”。曾见作文本上有“笑颜逐开”四字，这显然

是没有弄清楚“笑逐颜开”究竟是什么意义，只知道在说到欢笑的地方仿佛有这么四个字可以用，结果却把“逐颜”两字写颠倒了。又曾见“万卷空巷”四字，单看这四个字，谁也猜不出是什么意义；但是连着上下文一起看，就知道原来是“万人空巷”，把“人”字忘记了，不得不找一个字来凑数，而“卷”字与“巷”字形相近，因“巷”字想到“卷”字，就写上了“卷”。这种错误全由于当初认识的时候太疏忽了，意义不曾辨明，语序不曾念熟，怎得不闹笑话？所以令学生预习，必须使他们不犯模糊笼统的毛病；象初见一个生人一样，一见面就得看清他的形貌，问清他的姓名职业。这样成为习惯，然后每认识一个生字生语，好象积钱似的，多积一个就多加一分财富的总量。

三 解答教师所提示的问题

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章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优点与疵病，这些就是所谓不同的观点。对于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提出问题，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如果学生能够解答得大致不错，那就真个做到了“精读”两字了——“精读”的“读”字原不是仅指“吟诵”与“宣读”而言的。比较艰深或枝节的问题，估计起来不是学生所必须知道的，当然不必提出。但是，学生应该知道而未必能自行解答的，却不妨预先提出，让他们去动一动天君，查一查可能查到的参考书。他们经过了自己的摸索，或者是略有解悟，或者是不得要领，或者是全盘错误，这当儿再来听教师的指导，印入与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较深切。最坏的情形是指导者与领受者彼此不相应，指导者只认领受者是一

个空袋子，不问情由把一些叫做知识的东西装进去。空袋子里装东西进去，还可以容受；完全不接头的头脑里装知识进去，能不能容受却是说不定的。

这一项预习的成绩，自然也得写成笔记，以便上课讨论有所依据，往后更可以覆按、查考。但是，笔记有敷衍了事的，有精心撰写的。随便从本文里摘出一句或几句话来，就算是“全文大意”与“段落大意”，不假不备地列几个项目，挂几条线，就算是“表解”，没有说明，仅仅抄录几行文字，就算是“摘录佳句”；这就是敷衍了事的笔记。这种笔记，即使每读一篇文字都做，做上三年六年，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要学生作笔记自然是好的，但是仅仅交得出一本笔记，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要希望收到实效，还不得不督促学生凡作笔记务须精心撰写。所谓精心撰写也不须求其过高过深，只要写下来的东西真是他们自己参考与思索得来的结果，就好了。参考要有路径，思索要有方法，这不单是知识方面的事，而且是习惯方面的事。习惯的养成在教师的训练与指导。学生拿了一篇文章来预习，往往觉得茫然无从下手。教师要训练他们去参考，指导他们去思索，最好给他们一种具体的提示。比如读《泷冈阡表》，这一篇是作者叙述他的父亲，就可以教他们取相类的文章，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来参考，看两篇的取材与立意上有没有异同；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有。又如《泷冈阡表》里有叙述赠封三代的一段文字，好象很罗嗦，就可以教他们从全篇的立意上思索，看这一段文字是不是不可少的；如果说不可少的话，为什么不可少。这样具体地给他们提示，他们就不至于茫然无从下手，多少总会得到一点成绩。时时这样具体地给他们提示，他们参考与思索的习惯渐渐养成，写下来的笔记再也不会是敷衍了事的了。即使所得的解答完全错误，但是

在这以后得到教师或同学的纠正，一定更容易心领神会了。

上课时候令学生讨论，由教师作主席、评判人与订正人，这是很通行的办法。但是讨论要进行得有意义，第一要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准备得充分，如果准备不充分，往往会与虚应故事的集会一样，或是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开口，或是有人开口了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教师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不再要学生发表什么，只得自己一个人滔滔汩汩地讲下去。这就完全不合讨论的宗旨了。第二还得在平时养成学生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习惯。听取人家的话，评判人家的话，用不多不少的话表白自己的意见，用平心静气的态度比勘自己的与人家的意见，这些都要历练的。如果没有历练，虽然胸中仿佛有一点准备，临到讨论是不一定敢于发表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不仅是国文教师的事情，所有教师都得负责。不然，学生成为只能听讲的被动人物，任何功课的进步至少要减少一半。——学生事前既有充分的准备，平时又有讨论的习惯，临到讨论才会人人发表意见，不至于老是某几个人开口。所发表的意见又都切合着问题，不至于胡扯乱说，全不着拍。这样的讨论，在实际的国文教室里似乎还不易见到；然而要做到名副其实的讨论，却非这样不可。

讨论进行的当儿，有错误给与纠正，有疏漏给与补充，有疑难给与阐明，虽说全班学生都有份儿，但是最后的责任还在教师方面。教师自当抱着客观的态度，就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说话。现在已规定要读白话了，如果还说白话淡而无味，没有读的必要；或者教师自己偏爱某一体文字，就说除了那一体文字都不值一读；就都未免偏于主观，违背了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了。讲起来，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分钟，往往不及简单扼要讲这么五分十分钟容易使学生印入得深切。即使教材特别繁复，非滔滔汩汩连续